

冰心文集

CHINA MODERN
PROSE CLASSICS

大象出版社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



现代散文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

CHINA MODERN
PROSE CLASSICS

大象文艺出版社





跋《雨窗欹枕集》

明嘉靖间洪梗清平山堂所刊话本，今传世有《清平山堂话本》，计十五种；《雨窗》、《欹枕》二集，计十二种；合长乐郑氏所得阿英旧藏二种，共得话本二十九种。《雨窗》、《欹枕》二集残本，马廉先生得之宁波大酉山房，为天一阁旧藏，《玉简斋丛书》无名氏《天一阁藏书目录》著录。马先生以为洪氏刊刻话本，随刻随出，每五篇为一册，至《雨窗》、《欹枕》等集名，则以为或系天一阁主人亲题，而非洪氏原定。此说恐不足据。今按嘉庆己未顾修《汇刻书目初编》，载《六家小说》，有《雨窗》、《长灯》、《随航》、《欹枕》、《解闲》、《醒梦》等六集，《雨窗》、《欹枕》二集，俱在其中。顾修编目时，未必得见天一阁藏书也；又，明嘉庆间晁氏《宝文堂分类书目》卷中子杂目，亦载《随航集》十种，晁氏编目，更无据天一阁范氏之理。据此可知，各集题名，为刊书者洪氏所定，每集包含话本十篇，分为二册，此其一；洪氏所刊话本，至少有六集六十种，此其二。而各话本最初刊行时，当系单篇，但观各篇版式参差不一，而宝文堂及也是园之书目亦载各单篇之目，皆可为各篇非刻于一时之明证，合印分集，乃后来为之耳。



跋《欢喜冤家》

右赏心亭刊八卷本《欢喜冤家》二十四回，题西湖渔隐主人编，其山水邻原刊本，盖亦不可多见矣。此书为明人著作，然长乐郑氏撰《明、清二代的平话系统表》竟列之于顺治康熙间，云作者与李渔辈为同时人，而不能确定其著作年代。今按是书叙言，有“庚辰春王遇闰，瑞雪连朝”等语，查明末庚辰年以正月遇闰者，为崇祯十三年，此书之成于是年，当无疑义矣。



袁刊《水浒传》之真伪

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《忠义水浒全传》，首有李贽序；杨定见小引，一般都认为是伪托李卓吾批评的。孙楷第先生以为这是杨定见的改编本，鲁迅先生则以为是叶昼辈伪托的。诸专家都断为贋刻，铁案如山，差不多已成为不易之论了。

叶昼托卓吾之名评《水浒传》之说，远在明季就有了。钱希言的《戏瑕》（一六一三）卷三贋刻条中说：

……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，则有梁溪人叶开阳名昼者，刻画摹仿，次第勒成，托于温陵之名以行。……于是有李宏父批点《水浒传》……并出叶笔，何关于李？……昼，落魄不羁人也……近又辑《黑旋风集》行于世，以诋进贤，斯真滑稽之雄已。

清初周亮工承袭其说。在他的《书影》（一六五七）卷一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：

叶文通，名昼，无锡人。……当温陵《焚书》、《藏书》盛行时，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，如《四书》第一评、第二评；《水浒传》、《琵琶》、《拜月》诸评，皆出文通手。……



关于叶昼托龙湖之名评《水浒》，这是最早的记载。鲁迅先生的论断，就是根据《书影》而来的。钱希言和李卓吾以及叶开阳是同时代的人，见闻所及，其言自当可信。然而，以李卓吾批本标榜的《水浒传》，至今犹存的。据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，共有三种，我们怎样就可以断定袁无涯刊本是叶开阳的贗本呢？那三种本子是：

一，容与堂刊本李卓吾批评《忠义水浒传》一百卷一百回。

二，袁无涯刊本李氏藏本《忠义水浒全传》一百二十回。（有郁郁堂及宝翰楼复印本）

三，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《忠义水浒传》一百回。

芥子园本刊于明末清初，当非《戏瑕》所指，故不论及。袁无涯刊本呢，在现存各本中均未记刊行年岁，可是在袁小修的《游居柿录》卷九中，我们却看到：

袁无涯来，以新刻卓吾批点《水浒传》见遗

.....

的话。这些话记于万历四十二年（一六一四），可以证明袁无涯刊本《水浒传》是在这时刻成的。这样，这个本子又非钱希言在编《戏瑕》时所能见得到的。这一个本子和芥子园刊本当时钱希言都没有看到，那么除非有其他的版本，钱希言的话一定是指容与堂刊本的了。

容与堂刊《水浒传》中土无传本，今惟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。据孙楷第先生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，此本亦不载刊行年月。惟在卓吾序后，另行题云：“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”，大概就是这个刻本



的书手所记。晚明的庚戌年有两个，一为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，一为万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。此本刻于卓吾歿后，则这庚戌无疑是万历三十八年。这个本子的“述语”中还有这样的话：

和尚有《清风史》一部……又手订《寿张县令黑旋风集》，令人绝倒。不让《世说》诸书……

以及小记：

本衙已精刻《黑旋风集》、《清风集》，将成矣。

等语，则又与《戏瑕》中所说叶开阳“近又辑《黑旋风集》以讥进贤”等语恰相符合。

从这些看来，都可以明白钱希言所云伪托卓吾批评的《水浒传》，正就是容与堂刊行的这一部，和袁无涯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这一部书作伪的伎俩是相当地精到。如采用已载于《焚书》的《忠义水浒传》序（胡适以为《焚书》辑于李氏死后，实误。按蔡弘甫在万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已著《焚书辩》指斥李氏《焚书》；焦竑在万历二十七年序李卓吾的《藏书》也说到：“书三种，一《藏书》，一《焚书》，一《说书》。《焚书》、《说书》刻于亭州”，均可证明《焚书》刊于龙湖在世之日），如在述语后题“小沙弥怀林记”这个已见于《焚书》卷四三《大士象议》的卓吾侍者的名字（褚人获《坚瓠甲集》卷三《卓吾侍者》条记怀林，并



引袁小修随笔载其一绝)，如到处都自称“李载贻”、“李秃翁”、“和尚”、“李和尚”等等，用这些来造成一个此本确系宏父所为的印象，均可见其用心之深。然而文字的恶劣，议论的可笑，就已露了马脚，再加上书坊的宣传广告，作伪的原形就完全显露出来了。

容与堂刊《水浒传》是叶开阳托李卓吾本，已经昭然在目，现在我们就来谈到袁无涯刊本了。我们所要研究的，第一是李卓吾是否曾批评《水浒传》？第二，从杨定见的小引上看看有没有杨定见和袁无涯通同作弊的踪迹？第三，杨定见和李卓吾的关系究竟怎样？第四，袁无涯是怎样一个人，有没有刊行贗籍的可能？

关于李卓吾是否曾评《水浒传》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立刻作一个肯定的回答：他批过《水浒传》。卓吾对于《水浒传》推崇备至，可以在收入《焚书》的《忠义水浒传》序中看出来。《焚书》刊于一五九〇年左右，那么至少这时候卓吾就有评《水浒传》之意，或竟已着手批评了。在前引袁小修《游居柿录》卷九的文字下面，还这样说：

……记万历壬辰（二十年，一五九二）夏中，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，予往访之，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，逐字批点。常志者，乃赵浚阳门下一书吏，后出家，礼无念为师。龙湖悦其善书，以为侍者，常称其有志，数加赞叹鼓舞之，使抄《水浒传》。……

这里，李卓吾在哪一年，在什么地方评《水浒传》，以及是由什么人誊录的，都有了明白的解答。因此，李卓吾曾



否评《水浒传》的问题，便很快地解决了。

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杨定见的小引吧。在袁无涯刊本《水浒传》的杨定见小引上，有着这样的话：

……自吾游吴，访陈无异使君，而得袁无涯氏。揖未竟，辄首问先生，私淑之诚，溢于眉宇，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。嗣是数过从，语语辄及卓老，求卓老遗言甚力，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。无涯氏岂狂癖耶？吾探吾行笥，而卓吾所批定《忠义水浒传》及《杨升庵集》二书与俱，挚以付之。无涯欣然如获至宝，愿公诸世。吾问：“二书孰先？”无涯曰：“《水浒》而忠义也，忠义而《水浒》也，知我罪我，卓老之春秋近日。其先《水浒》哉！其先《水浒》哉！……”

从这几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：一，李卓吾遗稿之藏于杨定见处者，至少有《水浒传》及《杨升庵集》二种；二，杨定见和袁无涯之相遇是偶然的，并不是挟着卓吾遗著远迢迢从湖北赶来找出版家；三，袁无涯是因为爱好李卓吾的著作而为之刊出，并非为博利。（关于这一层，我们但看袁无涯所刊各书，以及他所师事的袁中郎是对龙湖执弟子礼这些关系，就可以明白。以后当更言及）写小引的杨定见和刊书的袁无涯，非叶昼、容与堂所能比拟，这是很显然的事。怀疑到袁无涯本是贗刻，实在有点不大可能。

还有两件事可以间接说明袁刊之非伪作：第一，此书刻成时为万历四十二年，则交稿时最多是万历四十一年。



在那个时候，容与堂伪本刊行已有四年，袁无涯自无再接受另一伪本之理。第二，和《水浒传》同时交给袁无涯的尚有《杨升庵集》一部。此书今尚有传本，题《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》，凡二十卷，有卓吾及焦弱侯评语，其出版日期，当不致迟过万历四十三年，即《水浒传》刊行后一年。按焦竑歿于万历四十八年，则《读升庵集》出时尚在世，当非伪作。由此而推及《水浒传》，当亦非赝品。

杨定见是怎样一个人呢？胡适以为不可考，这是没有去查考之故。其实要知道杨定见，却也并不难，在最习见的袁中道的《李温陵传》（《珂雪斋前集》卷十六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杨定见的名字：

……公（按指李卓吾）遂至麻城龙潭湖上，与僧无念、周友山、丘坦之、杨定见聚，闭门下捷，日以读书为事。……

而在李卓吾的《焚书》上，杨定见凤里的名字更数见不鲜。如卷一及卷二有致杨书四通，卷六有《喜杨凤里到摄山》二绝句，其一云：

十年相守似兄弟，一别三年如隔世，今日还从江上来，孤云野鹤在山寺。

而卷四《八物》篇中，说到杨定见更详：

……如杨定见，如刘近城，非至今相随不舍，吾犹未敢信也。直至今日，患难如一，利害如一，毁谤如一，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，夫



如是则予之广取也固宜。设余不广取，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？夫近城笃实人也，自不容有二心，杨定见有气人也，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。夫此二人，皆麻城人也。……

从这些记载，我们可以归纳出：杨定见，字凤里，湖北麻城人，为人有气节，师事李卓吾，从之学，追随无间，甘苦同尝，毁誉与共，十载如一日。

此外，在马经纶的《与当道书》（《续焚书》附《李温陵外纪》卷四）中，我们又可以看到万历二十九年（一六〇一）李卓吾第二次被驱于麻城时，杨定见也因受累的情形：

……闻年丈檄令县学，行查杨生定见。……
杨生笃志向道，雅为刘晋老、焦漪老所敬重，其人可知。人言波及，盖恐卓吾或匿于家，未曾远避。夫杨生亦有家室之累，亦惧池鱼之殃，非但不能匿，实不敢匿。……

以一个和李卓吾关系这样深，这样久，身为人室弟子，位处友朋之间的，气节学问均为人所敬重的人，难道会伪为他的先师故人的书，以博蝇头微利的吗？可能的是他保藏着卓吾的遗稿（因为当时禁李氏书，故没有机会刊印），可能的是他把卓吾的书设法刊出来匡正容与堂的伪本。

刊书的袁无涯是怎样的人呢？胡适亦以为不可考。据我所知道的，袁无涯名叔度，无涯是他的号。苏州人，为书林中之白眉。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，公安袁氏三弟兄的集子，差不多都是他刊行的，而且对袁中郎执弟子礼（袁



中郎《锦帆集》题“门人袁叔度无涯校梓”),当时文士,多乐于交往。在万历崇祯间文人的书翰中,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写给袁无涯的信札,袁小修的日记中,也记着和无涯往还的事。而在《太霞新奏》第五卷上,我们又可以看到冯梦龙的一套散曲,题为《送友访伎》,是赠无涯的,其小序云:

王生冬,名姝也,与余友无涯氏一见成契,将有久要,而冬迫于家累,比再访,已嚮为越中苏小矣。无涯氏固我情种,察其家侯姓,并其门巷识之,刻日治装,将访之六桥花柳中……

均可见无涯和当时文士的关系,并不只是书店老板和作家的关系而已。和当代著名文士有很深切的关系的人,既何屑又何必刻贗本呢?还有,在袁小修的《珂雪斋前集》卷二十三中,有《答无涯》函一通,谈到中郎和卓吾的伪本的事,说道:

……近日书坊贗刻,如《狂言》等,大是恶道,恨未能订正之;李龙湖书亦被人假托搀入,可恨,可恨。比当至吴中与兄一料理也。

小修要和他共同料理袁中郎和李卓吾被人伪托的事,难道他自己反而刻卓吾的伪本?这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从这些看来,袁无涯本李卓吾评《忠义水浒传》确为真本这件事,大概是可信的。

但是,我们却也有一两个可疑的地方,似乎可以证明袁刊本《水浒传》中也有杨定见的笔墨在。第一,还是袁



小修《游居柿录》卷九中的话。在见到袁无^圭赠他的新刻的《水浒传》以后，他说：“……今日偶见此书，诸处与昔无大异，稍有增加耳。……”所谓“昔”者，盖指万历壬辰（一五九二）小修在武昌朱邸时所见卓吾的批点稿本，而这新刻本却比稿本稍有增加。那么这增加部分，是不是杨凤里所为的呢？也许是的。但是卓吾在小修别后又增加，也是很可能的事，况且小修既云“稍有增加”，当不至过多。一部放在案头的未刊稿，作者总难免要稍加改动的，未必系杨定见所为也。

第二是在“发凡”中有这样的话：“记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钩玄，传中李逵，已有提为《寿张传》者矣……”按容与堂刊本《水浒传》有“……又手订《寿张县令黑旋风集》，令人绝倒”，及“本衙已精刻《黑旋风集》、《清风史》，将成矣”等语；设若《发凡》所云《寿张传》即《黑旋风集》，那么这就是杨定见伪托的一个明显的证据，因为《黑旋风集》出来的时候，李卓吾去世已有八年光景了，安能见及？然而我们又安能断定此处所云《寿张传》就是容与堂所刊的《黑旋风集》呢？卓吾在世之日已有人将李逵故事提为《寿张传》刊行，也是很可能的事。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以前，我们是很有理由说这是出于李卓吾手笔的。

至于袁刊本与以前各本不同之处，优越之点，郑振铎先生的《水浒传的演化》已详言之，不赘。



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 所藏中国小说、戏曲

西班牙与我国交通，始于明季，我国珍籍，或有由传教士流传彼土者。曩游西班牙，即留意访寻。然该国藏书最富之马德里国立图书馆，所藏我国旧籍，为数寥寥，多为习见坊本，无足观者，为之怅然。后游马德里近郊爱斯高里亚尔静院，始得见中土逸书二三种。其关于通俗文学者，有《三国志演义》一种，为诸家所未著录。书名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》，首页题“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，东原罗本贯中编次，书林苍溪叶逢春彩像”，有嘉靖二十七年钟陵元峰子序，序中有“书林叶静子加以图像，中郎翁叶苍溪镌而成之”等语。书凡十卷，二百四十段，每页十六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图在上端，两边题字，古朴可爱，惜缺第三、第十两卷耳。案《三国志演义》，除元至治刊《全相平话三国志》及嘉靖元年刊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外，见存诸本，当以此为最早，以滞留时期不多，未遑细览，至今引为憾事。静院所藏，尚有明嘉靖刊本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》，亦系天壤间孤本，所选传奇杂剧时曲甚富。时曲无论，传奇杂剧，亦颇多今已失传者，虽系选本，且仅录曲文而无宾白，然亦弥觉可珍。当时曾抄目录一份，并摄书影数页，返国后谋将全书影出，曾与静院僧侣通函数次，终以摄影索价过昂未果。未几而西班牙内战突起，爱斯高里亚尔伦



为战场，静院所藏，未知流落何所，而余所抄目录及书影，亦毁于炮火，仅赵景深及郑振铎二位先生曾借抄目录各一份尚存而已。思之怅然。



日本日光轮王寺所藏中国小说

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，所藏我国平话小说甚富。此为德川时代黑衣宰相天海师谥慈眼大师者遗书，向未为世人注意。其中可称为天壤间孤本者，有四十卷全本初刻《拍案惊奇》（传本仅三十六卷，缺第三十七卷《屈突仲任酷杀众生，郢州司马冥全内侄》，第三十八卷《占家财狠媚妒侄，延亲脉孝女藏儿》，第三十九卷《乔势天师禳旱魃，秉诚县令召甘霖》，第四十卷《华阴道独逢异客，江陵郡三拆仙书》。其第三十八卷，即《今古奇观》第三十回所本），及全本《水浒传传评林》二种，其余亦多善本。兹就所知，列举如下：

一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四十卷，明尚友堂原刊足本。

二，《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》八卷，明刊本。（大连满铁图书馆藏本不全）

三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一百回，明万历刊本。（此书日本京都大学及我国北京图书馆均藏）

四，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二十卷一百回，明世德堂刊本。（北京图书馆亦藏一部）

五，《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》十卷，一名《西游释厄传》，明万历刊本。（北京图书馆亦藏一部）

六，《新镌扫魅敦伦东度记》二十卷一百回，明金阊万卷楼刊本。

七，《禅真逸史》八集四十回，明白下翼圣斋刊本。



(故马隅卿氏亦藏一部，今归北京大学)

八，《禅真后史》十集六十回，明崢霄馆刊本。(按孔德图书馆及日本广岛浅野图书馆所藏均系复刊本)

九，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传评林》二十五卷，明双峰堂刊本。(内阁文库藏本不全)